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英雄性和斗争性

Heroism and Belligerence in No.9 Symphony by Beethoven □ 徐宏

自 从少年时代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就经常充萦耳际,而今崇敬之情有增无减。但自知分析这样的恢宏巨作,除个人能力的限制外,还有众多前辈大师的影响,深惧又变成他们观点的一种转述。但当笔者聆听了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的录音版本和亨利阿杜夫指挥慕尼黑交响乐团的录音版本后,冲动之情不可遏止,现写下片言只语就正于诸位方家、普通乐迷。

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是生活在维也纳古典主义晚期的德国作曲家,他极大地发展了由海顿、莫扎特创立的古典乐派,嫁接了古典乐派和浪漫乐派。有人评价说:“他将一个时代的理想融会于自己的音乐艺术中,他的名字与崇高的信念、顽强不屈的意志、充满震撼力的音乐、为表达情感而不拘规范的气魄永远同在。”

贝九创作于贝氏的晚期,当时他已经完全耳聋,内心极度痛苦;前八部交响曲好似一座座丰碑阻挡着年迈的作曲家;而且人们又审慎地关注着,期待着路德维希摆脱自身痛苦、家庭烦恼、政治气候多变的种种影响,作出惊人之作。事实证明他“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和“命运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对贝九的评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人认为它是奇形怪状、大而无当的作品;有人认为它是枯竭的天才的回光返照;比较谨慎的人承认还不曾了解它,但希望将来能了解它;有人则认为它的结构特殊,是天才的伟大发现。我在研读了乐谱、倾听了录音后还是比较赞赏后者的中肯,并认为是贝氏一生忠于革命、崇尚英雄的思想的集中表现。这一作品的出现有作者自己的积淀,更有时世造英雄的政治文化的背景。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外部环境。

一、背景分析

狂飙时代的德国,为青年艺术家们提供了成长的土壤。人的本性要求与传统习俗之间的冲突反映在当时的青年人身上,象席勒、歌德、贝多芬,他们追求新生活的强烈愿望,反抗既存在观念与制度的精神,不能不体现在他

们的作品中。席勒的诗《欢乐颂》给予年轻而个性极强的作曲家贝多芬以无限的激情。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撞击、影响着贝多芬的一生,特别是在极端痛苦时,他将欢乐普撒广大民众的情思奔涌而出。那时,法国革命的思想 and 成果被彻底摧毁,在艰难而黑暗的日子里,日渐衰老的作曲家仍忠于革命的信念,他想通过席勒《欢乐颂》歌词的帮助,让人们充分的理解十九世纪上半叶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乌托邦——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胜利和欢乐、团结和友爱。于是他一生都在试图体现这首诗所表达的宽广情怀,早在波恩时期即进行构思,基本主题是在1808-1817年间写出的,在1815-1817年,他在笔记上进行了第二乐章主题的各种设计,至于终曲合唱的主题旋律则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其作品中,如:《钢琴、乐队与合唱幻想曲》(1808)、《斯蒂芬王序曲》等。

我们不难从作品中发现在那阴暗的这层环境中,人们对于现实的恐惧、对现实的斗争。如第一乐章的由A音E音组成的下行四度、五度断续音调的引子,就表现了维也纳会议复辟时期令人窒息的空气的写照。音响的展开,呈现给听众耳际的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情景,这种荒芜令人仿佛置身于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中。而且这一引子又多次在人们“歌唱”中出现,足见其在作者情感上的印记之深。

继之而出现的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就是一种想冲破这种黑暗的斗争性的抗争,这是一种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所传达出的苦难、同情、悲伤的情绪贯穿于整个乐章。而且它的动机即来源于引子。这种悲伤的下行跳进,好似要打破黑暗社会的压抑,迎接欢乐的歌唱。同样副部主题“哀怨的叹息”音调也是这一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不用再作太多例证即可看出作者在写这部作品时,政治气候影响并左右着作品的发展。使我们在欣赏这部巨作时不能不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二、《歌唱交响曲》分析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深感纯器乐已不能满足自己情

感表达的需要,而把人声作为一件特殊的乐器引进到作品中,并作为作品的核心、整个作品的制高点。作品的构思宏伟,和声、曲式、旋律及配器均突破海顿、莫扎特所确定的交响音乐语言的限制,使这部作品成为贝多芬留给人类最光辉的贡献。同时他一生追求革命的理想之情得以充分的宣泄。

前面已经说过第一乐章的引子的音符碎片象是政治恐压的情景刻画,也预示革命的艰险。威严的第一主题象号角一样载满革命的激情,这一跳进的音符正是不畏强暴的革命者傲然正气的出场。接下来的连接句是《欢乐颂》主题的变形先现,表现革命者充满“幸福的憧憬”。第二主题来自第一的某些因素,表明革命的前仆后继和力量的不断壮大。这一乐章的发展部在第一主题和“命运动机”形象对置上作了复杂的复调发展,前面所说的威严的第一主题逐渐占据优势。在再现部,情绪达到顶峰,革命性的动人心魄的声响在“惊涛骇浪”中悲壮地结束。由此可见革命道路的艰辛。

第二乐章一改原来慢板传统而用急速的诙谐曲;结构亦较前长大(复三部曲式):第一段本身又是奏鸣曲式,第一乐章主题音调在引子中出现,《欢乐颂》的主题音调也参与这一“舞蹈盛会”,快速的追逐型的发展所造成的节奏复杂多变、和声配器的色彩变化,很有英雄的气魄。这一主题在赋格段后回到主调音乐,在强烈的音响上结束;奏鸣曲式的第二主题是第一主题的补充但略带跳跃的舞蹈性,而且第一主题作为基本的节奏型出现在这一“舞曲”中。这种动力性的发展在由赋格段构成的发展部中继续前进,而且更加动力化。诙谐曲的中段是宁静的音乐的轻松的曲调在各种不同的乐器上变奏。《欢乐颂》模糊的轮廓在其中闪现,这是英雄在期盼和平的欢乐,暗含着哲理的沉思。

第三乐章满含生活的诗情画意,两个主题交替出现并进行着变奏。开始的引子让人回想起第一乐章的反抗的第二主题;第一主题是优美的旋律让人想起《田园交响曲》的“溪畔沉思”,这一主题经过三次变奏,描绘性叙述了革命者的细腻敏感的心理变化;第二主题略带圆舞曲风格,衬托第一主题的变化。这段“沉思”象是革命者在积蓄力量,乐曲在不安与困惑中平静地结束。

经过黑暗的摸索、痛苦的期盼,欢乐即将到来。这种到来是潮水般的——一泻千里。第四乐章的开头的长长的器乐部分都可看作引子。这由一个狂风暴雨似的乐句开场,这是革命的号角,第一乐章中的革命性音调重新唤起。随后它被低音弦乐器的一段深情的宣叙调打断;这段

宣叙调在作者的心里太重要了,以至于“反复地想起它”这是革命者深情有力的宣言。这里原先作者安排有歌词,可能考虑太“突然”的缘故吧,而改为连接性质的具有雄性声腔效果的低音弦乐组代替。然后好象记录片回放一样,前三乐章的基本主题相继闪现。大概对于“过去苦难生活的思念”勾起了对黑暗或反动势力的无比仇恨,乐曲出现第一次爆发。深情款款的宣叙调再一次进入。随后和声获得了发展,柏辽兹称之为“音团”的骇人听闻的效果。这种不协和更造成人们期盼人类歌唱幸福、欢乐的时乐的来到。领唱者以激奋的情绪出场,在两件管乐器和弦乐器的拨弦的轻轻伴奏下《欢乐颂》主题“千呼万唤始出来”。

这一主题经过多次变奏,呈现出不同的色调,而且音乐的情绪不断加强;音乐的性格也变得刚强、敏捷起来,及近“威武战斗的风格”了,革命的思想在欢乐中再现,这是“必胜的英雄的凯歌”。

经过赋格段的“热情的群众活动”合唱队有力地歌唱;弦乐器快速激昂的伴奏,昭示了作者心中的革命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宗教题材的复调赞美歌,貌似管风琴色彩的配器暗含出作者作为忠实的基督教徒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后面跟进来的变形的主题与赞美诗长长的持续音同时奏出,两种思想的对比是明显的。

乐曲经过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变奏,行进的速度逐渐加强;音响变得辉煌起来;定音鼓、拨、三角铁、大鼓粗重的强音显示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用激奋的心情歌唱人类经过艰难战斗取得的欢乐。

当激动人心的声响从耳际消失,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这部宏伟的作品所展示给人的旺盛的革命激情,通过一簇簇的“音团”,复杂的节奏、大幅度的旋律跳进所造成的内在的紧张与冲突;精妙的构思、大胆而辉煌的管弦乐配器与织体等等展示出来。

我们在直观感受音乐的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这是作者内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作曲家一生所追求的革命理想、所崇尚的英雄形象,这一英雄形象渗透在每一个作者精心安排的音符中,体现在每一场音响事件里;这一革命理想贯穿于整个交响曲的创作历程,更集中体现在作者的第九交响曲《歌唱》里。一首首朴素的德国民间歌曲在作者的笔下变成了富有战斗力的主题材料,一段段反传统的构思更是作者不断增强的革命斗志,一声声号角似的音响也一定是作者傲然正气一生的英雄气概。⑤